

笑話



「七話？你話什麼舞？」麗斯拿著電話筒拼命地問。

「你屋企幾時變咗間DISCO，鬼殺咁嘈」，燕兒的聲音時大時細。

其實，麗斯的耳朵和燕兒的嘴巴都沒有毛病，問題出在那部三合一的新歷聲組合，麗斯妹妹正是信奉新廁所有三日香的那種人，急不及待放了那首免費贈送由鄉下佬樂隊泡製的YMCA，還將VOLUMN教到最盡，說是要看看新機的威力。

麗斯幾乎與妹妹大打出手才結束這場聲浪之爭，當一切歸於寧靜之後，聽筒裏面只發出DO DO DO DO DO DO……。

「緊張大師有急事找你，不上門才怪，使七咁緊張！」細妹死不服氣。

果然不出所料，一陣門鈴聲過後，膠拖鞋與木地板磨擦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住在同一條街的人就有這個好處，有理沒理，一於上來找你。

有無看過前幾天的「發報」？穿着睡衣的燕兒一臉神秘。

「好心你喇！炒了老板就魚還不算，還學人炒金炒股票，還是看看南華早報的請人欄吧！」麗斯一副人地阿媽的口吻。

每隔一段日子，燕兒就需要向工作暫時告別。「你知道嗎？中環以外的氧氣更清新而富營養！」她每次都這樣告訴朋友。

「你究竟聽到沒有？」

「到底股票狂瀉抑或黃金大跌？」

「比這些更刺激！」

那天燕兒無意中在「發報」發現一篇妙不可言的文章，因而特別要和麗斯分享。

有一位自稱為商人又在文化界混飯吃的作者提出了一條怪誕的情慾哲理，謂有過性經驗的女子與男人相處時，往往能發揮一種女性魅力，還奉勸沒有機會結婚但有機會做愛的人，應該放棄處女身份換取一份增強魅力之感受云云。

這樣炒趣橫生的言論比女孩子們大談DIRTY JOKE更有趣和富爭論性，燕兒又大胆假設把這條「哲理」般到男性身上又行得通嗎？她真想親口問問那個幻想力豐富的作者是否真的不介意他的老婆或情婦是第二手，第三手，或者無數手呢？如果他的確言行一致，值得介紹充滿女性魅力卻不是處女的水仙給她。

如果歌羅莉亞·史特南聽到他這翻話，會不會指著這男人的鼻子大罵：「臭男人！幹嗎要女性討好你，你算是老幾？」而本地的婦解又有那些反應，麗斯忽然也好奇起來。

請別誤會，燕兒和麗斯絕對不是婦解份子，她們是麻解的同情者。

現在，稍為有看報紙的人，都會發覺霸佔本港各大報章專欄的文化商人，那個不是為自己裝造權威，大量生產神話，特出自我商標和牌子，用一種居高臨下資歷深遠的惡霸態度來教訓後來者，這實在沒有什麼大壞，如果不用這種手段，又何來鞏固個人的地位及繼續在市場保持銷路。

要針對的應是商人們販賣的是什麼貨式？現代的消費者口味頂難服侍，貪新忘舊，像燕兒和麗斯那類不斷要求創新的人就更為苛克挑剔，有誰喜歡聽你假扮中國問題專家，日日談現代化，寫些不知所謂的新詩，十年如一日，墨水用光時，索性把自己拿來做題材，自我美化收宣傳之效。從自己的家世學識開始，到事業成就，旅行遊埠見聞，間中吹捧自己兄弟，得閒無事追念雙親，廢話連篇，真的會有人拿三毫子來看商人們談自己這樣，論自己那樣嗎？

是以商人們應有商業頭腦，那位提倡情慾怪論的作者就深明此道，消費者既然愛好新鮮刺激，何不滿足他們需要，因此他經常自創所謂怪論新招，在這個商品社會裏，或者人們都願意去接受一些荒誕無聊但總算新鮮的笑話來調劑生活。